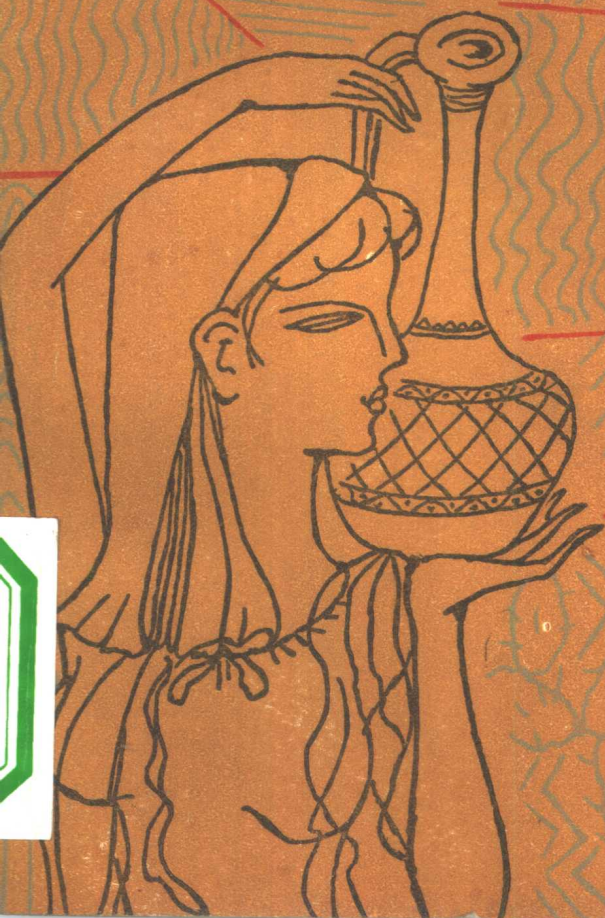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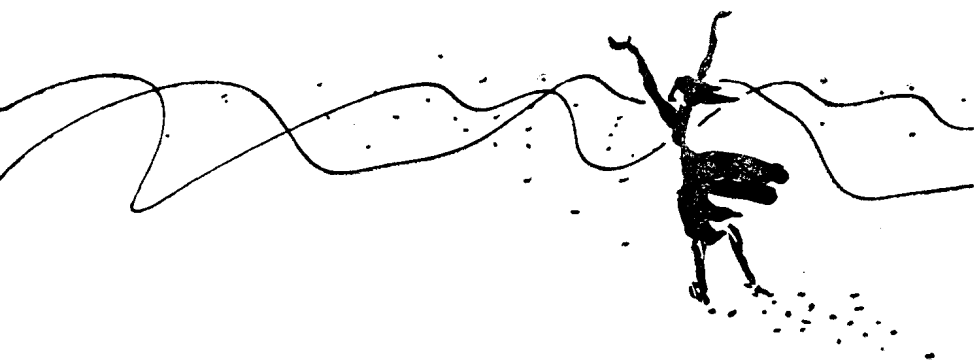


沙漠的女儿

〔法〕勒·克莱基奥著





沙漠的女儿

〔法〕勒·克莱基奥 著

钱林森 许 钧 译

J. M. G. LE CLEZIO
DESERT

本书根据 Gallimard 出版社1980 年版译出

沙漠的女儿

〔法〕勒·克莱基奥 著

钱林森 许 钧 译

责任编辑：白 丁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

•

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2,000 印张：11.5 印数：1—41,000

统一书号：10109·1569 定价：0.91 元

寄语中国读者

我十分荣幸、十分喜悦地获悉，我的《沙漠的女儿》一书多亏钱林森等先生将与中国的读者见面，对我来说，中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经历是个典范。《沙漠的女儿》讲述的是一个英勇斗争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位老人在信仰的激励下，在人民力量的支持下，与殖民主义灭绝人性的侵略进行了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当今西方世界与不公正和贫困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孤立斗争。他们的斗争绝不会是无益的。我从游牧人首领玛·埃尔·阿依尼纳和年轻的移民姑娘拉拉那儿汲取了我无法表达的力量。我希望中国读者原谅我，接受我这部不完善的作品，它远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更是一种感情的交流。

您们的诚挚的朋友

勒·克萊基奧

一九八二．七．于尼斯

译者序

本书作者让·玛·勒·克莱基奥是法国当代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生于一九四〇年，父亲是法裔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一九六三年，当他刚刚二十三岁时，就以处女作《供词》而蜚声法国文坛。这部作品问世后，很快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与好评，荣膺法国有影响的瑞诺多文学奖。此后，他一直勤奋地写作，著作甚丰。从一九六三年至今，他一共写了十多部作品，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其中重要的有小说《洪水》、《战争》、《巨人》、《在另一边的旅行》，短篇集《波蒙和痛苦相识的日子》、《寒热病》等。一九八〇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沙漠的女儿》，荣获了当年首次颁发的保尔·莫朗文学大奖。这是作者继《供词》之后又一部获得成功的重要作品。跟他以前的小说相比，《沙漠的女儿》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与开拓，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使他毫无愧色地跻身于法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之列。

《沙漠的女儿》写的是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故事。作品通过游牧部族的首领玛·埃尔·阿依尼纳老人率部英勇抗击殖民军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女主角拉拉的生活遭遇的描

写，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的罪恶和法国当今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非洲人民身受民族压迫的痛苦和要求独立、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从而开掘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拉拉是大沙漠蓝面人部落的后代，她的祖辈饱尝过殖民主义蹂躏的苦难，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这使得她从小就培育了热爱正义与自由，憎恨残暴与邪恶的性格。年轻的拉拉与牧羊人阿尔塔尼深深地相爱着，可遭到了粗暴的干预，人们硬要把一桩极不合理的婚姻强加于她，为了抗婚，她不得不只身离开自己的家乡，随着大批移民来到法国谋生。但是，这个为多少人所向往的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却并非人间天堂，繁华、富裕的表面，遮掩着饥馑和贫困。拉拉在大都市马赛看到的，是肮脏恶臭的贫民窟，衣衫褴褛的乞丐，奔波求生的失业者和街头卖淫的妓女……原来这“光明圣洁”的地方，只不过是污秽肮脏的所在，从世界各地涌向这块“乐土”的黑人兄弟过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苦难的“奴隶生活”。作者通过拉拉亲身的遭遇和感受，把法国当今社会生活的这一侧面生动地揭示了出来，使作品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批判意义。但是，作品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侧面，而作了进一步的开掘，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物质文明所掩藏着的极度的精神贫乏，显示出小说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深度。小说写到，拉拉到达马赛，便被一种不可名状的空虚和威胁所包围，使她在精神上时时感到一种象大沙漠而又不同于沙漠的那种荒凉。由于她的美貌，拉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被一位高明的摄影师看中，

于是，这个无人知晓、无以为生的流浪者，便一跃而为名噪一时的美丽的封面女郎，成为众人所注目、所倾慕的中心，金钱、求爱的信件顿时象雪片一样向她飘来。对这样一个“奇遇”，按世俗的目光看，真是令人羡慕的“幸运”，不消说，贫困会顿然消失，幸福也可唾手而得。因为在资本主义这样的畸形的社会里，美貌、金钱和幸福原是有着奇妙的内在联系和等同的价值的。然而，这对拉拉，对这个纯洁善良、自由狷介的沙漠姑娘说来，却是百思莫解、厌恶、可憎！任何“奇遇”和优厚的物质享受都无法消除她内心的空虚，反倒更增加了她的精神苦痛。作者饶有深意地写到，拉拉美丽的肖像卖得大量的金钱，但这些钱却没有能买走姑娘一颗纯洁的心，更没有买去她对故乡的无限恋情。拉拉的故乡虽然有毒蛇、蝎子和黄蜂，却没有法国那无时不在困扰着她的不可摆脱的恐惧、威胁和精神上的荒漠。正是在这儿，作者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这就赋予作品以较高的思想意义，说明作者对生活有独到的发掘。

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流浪者，《沙漠的女儿》中的人物也不例外。奔走呼号的老酋长玛·埃尔·阿依尼纳，漂泊不定的拉拉，带有神秘色彩的牧羊人阿尔塔尼以及在荒原上不停地跋涉的努尔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被生活撵出家园而在大沙漠或在异国的土地上奔波求生的流浪者。作者通过他们的行踪和目光，既让我们看到了大沙漠奇异多变的自然风光，又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大都市阴暗的

一角，表现手法十分别致。而全书以拉拉的生活遭际为描写中心，同时辅之以部落酋长玛·埃尔·阿依尼纳率蓝面人抗击殖民军的斗争为广阔的历史背景，通过拉拉的行止，把大沙漠的荒凉和苦难与资本主义都市的黑暗与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通过老酋长和蓝面斗士的悲剧结局把阿拉伯人民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与殖民统治的血腥镇压加以比照，两条线索或平行或交叉，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构，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主题，充分显示出作者在构思谋篇上的功力和匠心。

《沙漠的女儿》不以情节波澜叠出取胜，而以描写细致、真切见长，在艺术上显示着自己的追求。酷热无边的沙漠，奔腾浩瀚的大海，阿拉伯民族的古朴的生活画面，资本主义都市的阴暗的角落，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在作者高妙的手笔下，无论是沙漠上的烈日、恶风、篝火，还是大海的波涛、海滩上的夕照，或是都市的奔驰的车辆，熙攘的人流，一切都象有生命似的活了起来，读来使人身临其境，仿佛跟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一次遥远而艰辛的跋涉，一起感受到了大沙漠的白日的酷热、黑夜的寒冷和大都市的喧闹、昏眩。而作品中那些娓娓动听、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更被渲染得绘声绘色，细致逼真，为小说增添了一种诗意的色彩和魅力。

当然，《沙漠的女儿》并非是毫无瑕疵的艺术珍品。它描写细腻，但有的地方却失之繁琐，读之使人略感沉闷。作品开头大段大段地正面描写沙漠人民长途跋涉的情景和老酋

长率部出征祈祷的场面，虽然从中可以窥见阿拉伯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宗教习俗，在艺术上也有烘托气氛的作用，但也未免冗长枯燥，令人读得不耐烦。此外，在人物塑造上，除拉拉外，其他人物个性化还不够鲜明。尽管存在这些缺陷，但总的说，是瑕不掩瑜，无论就其思想深度的发掘，还是就其艺术的开拓，《沙漠的女儿》都不失为一部值得重视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

本书在译介过程中曾得到法国友人若克琳娜·德斯波鲁瓦夫人的多方支持与帮助，在此谨志谢忱。我们要特别提起的是，作者本人不但及时地帮助译者解决某些疑难问题，而且还热情寄语，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充分地表现出法国作家对中国人民怀有真诚的友谊和美好的感情。他为本书写的前言，就是这种友谊与感情的体现。我们愿借《沙漠的女儿》在中国出版的机会，向这位素未谋面的法国作家致以诚挚的谢意，并衷心祝愿他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本书原名《沙漠》，中译本改为此名。特此说明。

译者

一九八二·八·二五·凌晨
于南京大学。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基奥的杰作，一九八〇年出版后，荣获了当年首次颁发的保尔·莫朗文学奖。书中以非洲大沙漠人民悲壮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拉拉的际遇，深刻地揭示出现代西方世界的黑暗。作者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一定的匠心，而且开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勒·克莱基奥

萨吉埃特·埃尔·哈姆拉 1909年——1910年冬

他们象梦似地出现在沙丘上，脚下扬起的沙土象一层薄薄的细雾，将他们隐隐约约地遮起来。他们沿着一条几乎看不出的小道慢慢地往山谷走去。男人们穿着羊皮大衣，脸上蒙着蓝色的面纱，走在队伍的前头。后面跟着两、三头单峰驼。再往后，就是由孩子们追赶着的一头头山羊和绵羊。走在最后头的是一群妇女。他们都拖着累赘的大衣，身影显得异常沉重。他们的胳膊和前额的肤色比罩着的靛蓝色面纱还显得暗淡。

他们在沙中无声地，慢悠悠地走着，也不管走向何方。风在不停地吹。这是从大沙漠吹来的风，日酷夜寒。沙粒在他们身边，在骆驼的腿间飞旋，吹打着妇人们的脸颊，使她们一个个都用蓝色的面纱遮住自己的眼睛。孩子在奔跑，婴儿们在母亲背上的蓝布兜里啼哭。骆驼发出嗥叫，喘着粗气。他们谁也不知道正走向何方。

太阳还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风儿带走了声响和气味。汗水在他们脸颊上、胳膊上、大腿间缓缓地流淌，黯淡的皮肤回映着靛色的反光。妇女额头上的蓝色刺花纹闪闪发亮，犹如金龟子一般。一双双乌亮的眼睛在艰难地眺望着这漫无边际的沙漠，在寻找着沙洼中的小道的踪迹。

沙漠上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生物，没有人烟。他们在沙漠中诞生，任何别的道路都不能将他们引走。他们默默无声，没有任何欲望。风吹拂着他们的脸庞，穿过他们的身躯，仿佛沙丘上没有人。他们自诞生的第一个黎明起就开始跋涉，从来没有停过。疲倦和干渴象一层粗糙的外衣，包裹着他们，干燥使他们的舌头和嘴唇发硬，饥饿折磨着他们。也许他们天生不能说话，很早前，他们就成了哑巴，象沙漠一样默无声息。骄阳似火时，他们的身上汗流浹背，可在群星满天的黑夜，他们的身躯就会冻得像冰块一样。

他们继续沿着沙道，绕过塌陷的沙洼，蜿蜒行进，慢慢地往山谷走去。男人们看也不看就选择了落脚的地方，似乎有一条无形的踪迹正将他们引向荒僻的终点，引向黑夜。他们中间只有一人带着枪。这是一支火枪，长长的钢管熏得漆黑。他把枪挎在胸前，双手紧紧握住，枪管直指天空，就象一根旗杆。弟兄们走在他的身边，身穿大衣，沉重的负荷使他们微弓着腰。他们大衣里面的蓝色衣衫被荆棘刺破，被沙粒磨损，已经褴褛不堪。在精疲力竭的牧群后，走着持枪人的儿子努尔，他身后跟着母亲和姐妹。努尔脸色阴沉，被阳光烤得黝黑，可双眸闪亮，放出一束束几乎是超然的目光。

他们是在沙石、风暴、光明和黑夜里生长的男女，象梦一样出现在山丘的高处，仿佛来自没有云彩的天空，四肢经受了大自然苦难的磨难。伴随着他们的是饥饿，是使他们双唇出血的干渴，是烈日当空时那难以忍受的寂静，是寒冷的黑夜，自然也有银河的光亮和淡淡的月色。他们行进的脚步

带着落日投下的巨影，张开的脚趾踩着波浪状的沙丘上从未有人踏过的沙粒。眼前，是茫茫无边的漠野。他们的双眸特别明亮，巩膜里闪烁着熠熠光彩。

羊群走在孩童们的前头，它们也一样漫无目标，踏着古老的印迹行进。沙粒飞扬，落在它们肮脏的皮毛上。有一人领着单峰驼，不时地发出低沉的声音，向羊群吆喝。吆喝声和风声交织在一起，飘向沙洼，消失在远方。但，风沙、干燥、饥饿都无关紧要，这默默的队伍在慢慢地行进，往无水无木的山谷深处走去。

他们已经走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走过一个又一个泉井，穿过一条又一条消失在沙漠中的干涸河流，越过石山和高原。羊群吃着枯瘦的牧草，与人分食着大蓂的绿叶。傍晚，当太阳西斜，灌木丛在夕阳的余晖下映出巨大的斜影时，人们和牲畜群才停下脚步。男人们卸下骆驼上的货物，用一根雪松木杆，支起棕色羊皮大帐篷。妇女点燃了炊火，熬黄米细粥，煮白色炼乳，准备黄油、椰枣。夜幕很快降临，广阔寒冷的天空压在失去日光的大地上。这时，星星出来了，千万颗星星闪烁着光亮，布满天空。领头的持枪人叫了声努尔，手指向小熊星座末端，告诉他那颗孤星名叫“山羊”。接着，又指了指星座的另一端一颗蓝色的“帝星”。再往东，他指给努尔看，那儿有一座天桥，闪烁着几颗巨星：瑶光星、开阳星、玉衡星、天权星。最东边，在土色的天底上，猎户星座在不住地眨眼。不远处，参宿二星微微倾斜在一边，犹如一根桅杆。他熟悉每颗星星，有时给它们起上一个古怪的名

字，作为故事的开端。持枪人用手指着白天要行走的路程，似乎天空闪烁的光亮正划出了一条条地上的人们必须走遍的道路。天空上有多少星星在闪烁！轻轻作响的炊火，点缀着大沙漠的夜晚，而风儿不停地吹，阵阵地吹。这是一个没有纪元，远离人类历史的国度，也许是一个万物再不会生长也不会死亡的国度，它仿佛已经与世界的其它部分分离，而屹立在人间生活的顶端。当人们经常看一看天上的星星，天上那条宽广的白色大道就象架在大地上的一座沙桥。他们有时交谈上两句，抽着卷的大麻烟，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路上的见闻，讲述着抗击基督教士兵，保卫家乡惩除敌寇的故事。接着，他们就静静地睇视着大沙漠的夜色。

篝火在铜壶下闪耀，茶壶发出啞啞的水声。女人们在火盆的另一边攀谈。有一位正为她怀中快要入睡的孩儿唱着催眠曲。野狗在远处发出汪汪的叫声。沙洼里传出神秘的回响，好象无数只狗在互相应和。牲畜的气味腾腾上升，与灰沙的湿气，火盆烟火的苦涩味混和在一起。

不久，女人孩子们到帐篷去睡了，男人们穿着大衣躺在熄灭的火堆旁。不一刻，他们便毫无踪影地消失在无垠的沙石地上，而黑色的天空还不时发出更加耀眼的光亮。

也许，他们就这样，成年累月地在沙漠中跋涉。他们在起伏的沙丘之间，循着起自德拉、坦格鲁特、埃尔·依吉提，或北边地区与阿特拉斯城堡相接的艾特阿塔、格埃里斯、塔菲埃尔特的天国之路，和那直插沙漠深处，越过汉克，通向道巴克图城的没有尽头的沙道。有些人在途中丧失了性命，又有些人在

迁徙中出生，结婚。断气的牲畜被割开喉部，用鲜血浇灌大地，而死于瘟疫的牲畜便留在原地任其在冷酷的大地上腐烂。

这儿，似乎没有名字，没有语言。大风抹去了沙漠的一切，刮走了沙漠的一切。宽广的空间任凭人们眺望，人们的皮肤犹如金属一般坚硬。太阳的光芒处处闪耀。沙粒有赭石色的，黄色的，灰色的，白色的，轻盈滑动，似为大风争色。沙粒覆盖了所有踪迹，掩埋了每一根尸骨。沙粒驱走了阳光，吸干了雨水，灭绝了生命，把一切都远远拒斥在谁也不可辨认的中心之外。沙漠上的人们心里十分明白：大沙漠不愿意接受他们，于是，他们不停地转徙，踏着前人的足迹，寻找新的天地。水，在蓝天般的泉眼中、在古老河流的河床深处流淌着。然而，这不是供人享用的水，不是供人痛饮的水，这只是沙漠表面象汗水般泌出的丝丝水迹，是干涸之神的一点微薄的恩赐，是生命的最后一次运动。这水，是从沙粒中夺来的混浊的水，是沙漠裂隙之中的死水，是令人呕吐腹痛的碱水。为了生存，他们还必须沿着星星指引的方向到更远的地方去。

然而，这儿却可能是地球上唯一幸存的自由土地，一个使人类法律变得无足轻重的国度，一个沙石、大风、蝎子、跳鼠的王国，一个在暴热的白天和寒冷的黑夜善于藏匿和逃亡的人们的国家。此时，他们已经来到哈姆拉山谷的上方，正缓缓地走下沙坡。在山谷的深处，开始出现了生命的迹象，石墙围起的田，骆驼的围栅，矮棕榈树叶盖起的木屋，犹如翻船似的羊皮大帐篷。男人们慢慢地走着，双脚深深地陷进了刺目的沙土里。妇人们放慢了步伐，远远地跟在羊群

的后面，羊群闻到了水味，顿时狂乱起来。这时，石山脚下的巨大山谷，突然在面前出现了。努尔在竭力搜寻着生长在清水湖旁的一棵棵绿色高大的棕榈树，寻找着白色的宫殿——清真寺的尖塔，寻找着孩提时代老人们在给他讲述斯马拉圣城时所描绘的一切。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树木了。努尔张开胳膊，在阳光和风沙下半眯着双眼往山谷走去。

随着往山谷靠近，人们隐约见到的城市顿时消失了，眼前只是一片干枯光秃的沙地。天气炎热，汗珠挂满努尔脸颊，蓝色的衣服湿漉漉地贴在他的腰上，肩上。

此刻，山谷间又出现了另一伙男女，好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妇女们点起了火，准备做晚餐，男人和儿童们一动不动地呆立在满是沙土的帐篷前。他们来自大沙漠的四面八方，来自阿马达石漠、谢雷依达、瓦尔克齐茨山区、乌姆沙库特山脉，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南部宽广的绿洲或古拉拉地下湖。他们通过马伊德隘道，翻越高山汇集到这儿。南部所有的人，游民、商人、牧民、强盗或乞丐都来了。他们中或许还有人从比鲁王国，从瓦拉塔宽广的绿洲来到这儿。他们的脸上留下了可怕的灼烫和黑夜寒冷侵袭的标记。他们肤色黑里透红，四肢细长，躯干矮小，讲着无人知晓的语言。这是一些来自大沙漠另一端，来自海边的博尔库和提贝斯提地区的图布斯人，他们靠食椰子为生。

随着人畜慢慢地靠近，闪动着越来越多的黑色身影。弯弯的洋槐树后，依稀映出一间间泥土茅屋，好似一个个白蚁巢。再仔细看，这儿是简陋的土房，那边是木板小屋，特别